

作品名稱：蛾

一、

娥坐在田埂上，低頭看看左手腕上的錶，錶面有幾條陽光劃過的流線滑行著，她覺得有點心悸。估算時間，約末還可以在田埂上再坐上十分鐘。她移動臀部，泥土悄悄地透過雜草的間隙將溼意和黑褐色滲入她的褲底。進行中的一切就像泥土將潮溼和黑褐色渡入褲底的方式一樣，等到她有所移動時，已經被溼與黑入侵——深入地。

她輕輕地扯了扯右手上的藍色尼龍繩，朝繩子末端的小狗尖起唇，吹了幾聲口哨。口哨的氣聲太多，每天練習幾次的結果，並沒有讓她將口哨吹得更好，聽起來仍然是虛弱無力的聲音。她伸手輕拍幾下小狗的頭，急速的心跳似乎稍微緩和下來了。

田埂上有幾棵樟樹和相思樹，離她右側最近的，還有一棵葉形似翠綠色的薄膜；陽光輕易即可穿透的楓香樹。楓香樹薄膜般的新葉與枝椏之間，長著黑色的刺球形果實。她背後緊倚著的那棵樟樹，橫伸在她頭頂上的枝葉縫隙落下日光點點。那些落下來的光點，在她米白色的衣褲上搖印著發亮的白光。白色的光點有些呈現圓形；有些則是幾乎接近圓形。光點除了落在她身上之外，也落在她左手拿著的那本黃皮經書上；落在田埂上未被植物完全遮蔽的泥土上；落在鬼針草、牛筋草、車前草和脫離楓香樹的帶刺球果上。

娥翻開手裏的經書，唸了幾句經書上的字句，「忠實為本，誠懇效勞，奉勸婦女及小姐，三從四德守家聲，家事料理歸主婦，甘苦同嚐，先苦後甘……」但是，那些落在經文上的光線太亮，白底黑字的經文因為紙質的關係，幾乎每一個字都反射著刺眼的光芒。

娥抬起頭眨眨眼，一隻白頭翁剛剛飛離她頭頂上的樟樹樹枝，被白頭翁雙腳蹬開的枝梗，富於韌性地晃動了幾下又回到靜止，認命地等候下一陣風的來襲，或是另一道棲息附加於其上。前面的稻田裏，低矮的稻秧在風的吹拂之下，微微地彎身又再度地直立，秧苗們反覆著如此的動作。秧苗和秧苗的間隔之間，水波推遞一顆顆閃爍的光點，這些光點在水裏彼此接著，呈現溶化了般的流光。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種程度？這又是如何才可以做到的？」她喃喃地朝眼前整片在無雲的晴空下過亮的景物發問，舉起手按了按隱隱抽痛的太陽穴，將視線拉回自己的腳下，脫下拖鞋，雙腳踏入稻田的溼泥中。

她的雙腳陷入泥巴裏，溼泥發出咕啾咕啾的吮乳聲，並且吸住了她的雙腳，她由溼泥裏拔出雙腳時花了些力氣，才得以將二腳完全拔出，而拔出雙腳的時候，同樣的吮乳聲再度響起。「陷入是多麼地容易呀，而脫出竟是這麼地費力。」她這麼想著。沾黏著左腳踝的溼泥中，有一條形狀扁而長的東西正緩緩蠕動著，她伸手拔起蠕動的東西，竟是一條水蛭。水蛭吸附過的腳踝滲出了血絲，血絲和著泥。

稻田裏留著二個形狀不規則的洞，灰黑色的濁水迅速地填滿那二個洞。洞邊幾棵稻秧有點傾斜，彷彿就要被洞給吸了進去般。不管是乾淨或是骯髒的東西，只要是填滿洞穴的，洞穴都一視同仁不分好壞地將它們吸進去。這種洞穴是活的，無所不在的，隨時等著吸入或者等著人陷入。她的雙腳小腿以下的溼泥漸漸地乾了，

由深沉的暗黑色變成了顏色稍淺的灰黑色，她將雙腳放在田埂上，看著灰黑色的那一截，水蛭吸附過的滲血傷口，已被泥土掩蓋過去，而被濁水填滿的洞緣，凸起不規則的泥巴，竟然在陽光下發著亮光，她感到十分地不滿，「爲什麼還不死！」她由牙縫裏擠出這麼一句話。

去年，當她坐在田埂上做著一樣的动作時，擁有這片田地的老農看見了，朝田埂上吐了口黃痰，對她破口大罵。挨罵時快感在她心底像蟲咬一樣地癢麻開來——也許……這種癢麻的感覺，也可以稱之爲興奮，她這麼覺得，並且十分懷念這種可以讓自己興奮的感覺。

她握著經書的左手緊了緊，心裏不斷地告訴自己這種天氣不出門，才可以成爲一個孝順的女兒，田埂只在家的後面，這並不算出遠門，還不到不孝的地步。是的，人總是該有某種堅持才對——不出遠門也是「堅持」的一種，而且這種「堅持」必須持續下去。算一算，自己由二十三歲堅持到現在是不是夠了，十幾年的歲月……不，還是不夠！如果要做到經書上所說的，還是不夠。

一隻白粉蝶飛繞過她的面前，她的視線隨著飛離樹蔭下的白粉蝶轉動著，白粉蝶在陽光下恣意地圈繞飛白的光暈，她彷彿看見白粉蝶飛繞過的空中留下白色的路線，這些路線只要風一吹，線絲便可以綁住她的全身，並且捆得緊緊地。

白粉蝶飛向她前方的稻田上空橫劃而過的電線上，這些電線的數量一年比一年增多，似乎準備將天空切成細細的塊狀似的，而他們究竟以切割著天空的方式要往哪兒去呢？無論是朝哪個方向而去，絕對有地方可以去吧？一個遙遠而自由的地方。不管是什麼地方，都令娥感到羨慕不已。

麻雀、綠繡眼、白頭翁在電線上來來去去，之中的一條電線上停著一隻斑鳩，斑鳩發出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的聲音，還不時地前後晃動了幾下。斑鳩晃動的動作是隨時一個不穩就要下墜的姿勢，這讓娥感到有點不安；但，斑鳩有翅膀，她的擔憂其實是多餘的，就像她現在擔心將來出嫁後，母親和父親在未來究竟得如何生活下去一樣地多餘。許多事的未來狀態，如果將它們以船到橋頭自然直這樣的預期方式來予以判定，無論是走著、站著、坐著、或者躺著，身體一定會減去許多的重量，她知道的……但是，卻做不到，也無法自動地減去那些背負的重量。

娥前方的稻田往前一直延伸了約末六百公尺，六百公尺的盡頭處並列著高高低低的建築物，她的左手邊一條寬約五公尺的水泥道路路邊，幾棟二、三層樓的水泥建築是三年前由平房改建而成，路一直沿著娥左邊的稻田邊緣往前蜿蜒而去，伸入她前方那一系列建築群與左邊這排房子幾乎就要交會的窄巷裏，窄巷往建築群內轉了個彎，娥所坐的位置看不見巷道的盡頭，那盡頭看起來宛如被建築群愈夾愈緊進而消失了一樣。

一位年紀約末五十歲的男人由娥面前不遠處的田埂上走過，男人拄著拐杖，左腳包著繃帶。娥的目光追隨著男人拘拘縮縮又一跛一跛的身影，朝她的左方移動。男人一直走到田埂的盡頭，踏上了水泥道路，朝狹巷裏走去，最後，他的身影消失在狹巷底。

稻田的右方是一間造紙廠，這間造紙廠和娥所坐的田埂呈九十度，依長度算來佔地至少有一百五十坪，造紙廠每天準時由早上八點開始不間斷地發出嗡嗡的共鳴式噪音，一直到晚上九點整才停止。

娥倚著的樟樹後那條小河畔鬆垮地圍著一片長長的鐵絲網，川七、皇宮菜、雞屎藤茂盛的藤蔓自由地生長著，以鑽、扭、編的行動力，幾乎掩蓋了整片生鏽的鐵絲網。

二棟只隔一道牆為臨的透天厝位於鐵絲網的另一邊，左邊這棟是娥的家，右邊那棟則是娥的姨媽家。造紙廠和娥的家正好平行，中間的距離長著幾棵相思樹、樟樹和芒果樹，本來樹下長滿了雜草，因為娥的母親和姨媽在那裏養了一群雞，原本長著蒼鬱雜草的空地，被雞群啄食得只剩光禿的黃土一片。

娥所坐的田埂和自己的住家之間的這片鐵絲網，對她來說有著「二種世界之分」的定義，鐵絲網以背負著這種定義的形態被壓得鬆垮地存在著。

鐵絲網這邊的田裏，她小時候在這裏抓過泥鰍和青蛙，父親那時站在田埂上，拿著一柄槍朝遠遠的一排樹林瞄準，還交代她要摀住耳朵，隨之而來的一聲砰然巨響到底有多麼劇烈她已經忘了，之後，父親走向遠方的樹林子，回來時手上拎著一隻斑鳩，父親走路的姿勢她依然記得清清楚楚。那真是一段快樂的時光，娥閉起眼睛回憶那時到底有多麼地快樂，她在回憶中搜尋快樂的程度。

突然，她感到有什麼輕刺了右臉頰一下，她睜開雙眼，左右看了看，只見一顆楓香的果實落在她懷裏。娥將右手拿著藍色尼龍繩塞進外套的口袋裏，撿起懷裏那顆楓香帶刺的球狀果實握在掌中，那輕微地將她刺醒的果實，外表的刺看起來很硬，然而，用力一握，卻輕易地軟折在她的掌心，這球果的刺竟然是這麼地軟弱！

她看見自己握著楓香果實的右手背，手背乾燥的部分有著和蝴蝶的翅脈一樣的紋路。她忍不住以自己的左手手指沾了點田裏的水拍溼右手背，水潤澤過後的右手背看起來變得細嫩了許多。她嘆了口氣，望著身側的草木，之中有幾株殘存的油菜仍開著黃花，其它油菜早在幾天前已被輾成田裏的泥，成為稻秧們的養份。同樣的一種植物卻有著不同的命運，這就是宿命嗎？她不願接受這種宿命的安排，伸手又耙又拔地狠抓起那幾株油菜丟進田裏，用力地以雙腳將它們踩踏入泥中。

她伸直自己耙抓過的雙手，剛剛沾過水的右手背已經乾了，皮膚還是一樣顯得枯乾，只有印著白色光點的部分，有點亮亮地。左手衣袖接近手腕的地方，露出一小截繃帶。她拉起左手的袖子，看著自己左手臂上的繃帶，將手伸進陽光下，發現左手臂並沒有發出像白粉蝶一樣的光芒，她覺得繃帶還是得換新的比較好，於是她彎身在身後的河水裏隨便地洗了幾下手，由田埂上起身，追隨那名跛腳的男人方才走過的路線，往被建築物夾住的巷道裏走去。褲子上溼黑了一塊，她就這樣帶著那塊溼黑走著，一開始略感不舒服，慢慢地走著走著，竟也習慣了褲底的潮溼。

在那狹窄的巷子裏有一間藥房，她在藥房裏買了幾捲彈性繃帶。走出藥房時，她往巷子的底端望去，那巷子並不是被夾死的，它的後面還連接著另一條路，她知道另一條路是存在的，只是由遠處看來的巷子呈現出一種被夾死的表相而已。自己有多久沒走到巷子再過去的地方了呢？雖然，那地方離自己的家並不遠。想像著巷子後面另一條路的樣子，她渾身起了一陣雞皮疙瘩。

二、

娥回到家門口，在門邊的水龍頭清洗雙腳，彎下身時，她看見門口邊的鐵絲網

下曇花的扁平葉片末端不知何時已冒出了嫩紅色葉片，曇花植株底下，一株鐵線蕨的葉片又乾又捲。她想也不想地在鐵線蕨的根部澆了些水，望著水滲入鐵線蕨下的蛇木屑裏，直覺鐵線蕨的葉子焦捲成那樣子是沒救了。她這才愣了愣，呆了半晌後，嘻嘻地笑了二聲，原來身上帶著經書，還可以激起自己想要搭救「沒救了的」的同情心。明天垃圾車來時，應該將「沒救了的」全部裝進垃圾袋裏讓垃圾車收走才對。

她打開大門，進入客廳，客廳內一股尿騷味衝鼻而來，在烘著電暖爐的客廳裏，尿騷味嗅聞起來既溫熱又沈重。坐在輪椅上的父親本來兩眼直直盯著電視，一見她進門，縮了縮脖子打了個哆嗦，「冷死了！」父親還是忍不住抱怨了一句。娥先看了看父親左側藤椅上的塑膠杯內還有沒有水。她拿起杯子繞過父親身邊，走向通往廚房的甬道，順道打開甬道左側第二間臥房的門，門內母親正躺在床上睡著，她小心地關上房門，接著走進樓梯間的儲藏室裏，掏出衣袋內的藍色尼龍繩，放入牆角的置物箱裏，再走進廚房按了開飲機的開關，裝了半杯熱水後另外摻入一些冷水，她將右手食指伸入杯中試了試水溫，轉身回到客廳，拿了二顆肌肉鬆弛劑給父親吃。父親張開的嘴巴上唇沾到她的右手食指，嘴唇有點像鸚鵡的上喙般地呈現尖形卻是鬆弛的，又暖又溼黏的唾液黏附在她的手指上，一陣厭惡感由娥的食指尖直鑽進她的心底，她朝大腿上抹了幾下手指。她等著父親喝完塑膠杯裏的水，說：「爸，該睡午覺了。」邊說著右手又在大腿上重重地抹了好幾下。娥幫父親按摩了幾下背部，等著他抓好助行器的扶手後由輪椅上起身。娥閉起雙眼，眼底依舊可以看見父親的雙腳在地上困難地移動了幾下，父親的雙手則是使勁地抓住助行器的扶手，只是指頭因為肌肉萎縮，蜷曲得就像鐵線蕨死去的葉和假莖一樣，僵硬且再也使不上力——沒救了！在一連串的抱怨與呻吟後，父親終於撐著助行器站了起來。娥張開眼，輕輕扶住父親的腋下，跟著父親往臥房的方向移動。四隻腳的助行器在地板上發出喀嚓喀嚓的聲音，偶爾，當母親扶著父親移動時，娥覺得這聲音在較遠的地方聽起來就像一個永遠不會壞去的金屬機械獸正在移動著的聲音。

到了房間，對娥來說幾乎像是花了半輩子的時間，她先在父親的背上拍打了幾下，等父親咳出痰，才讓父親躺到床上。父親躺下時發出呻吟聲，她由床頭的一捲塑膠尿套拉出一大截，以剪刀剪下，這時父親的呻吟聲才停止，像是被剪刀剪斷了一樣，她希望呻吟聲是可以剪斷的，一天盼過一天。娥以另一手拿起尿管繃帶，她回身走到床邊由父親褲子的縫隙中拉出有點潮溼的陽具，陽具也是蜷縮著，看起來早已壞死——沒救了！娥為父親那沒救了的陽具裝上塑膠尿套，在陽具底端以尿管繃帶紮緊尿套，再將垂在地上的尿套末端打個死結。「有沒有裝好尿套啊？喂！妳是睡死啦，快來看有沒有套好！」父親臉朝天花板吼了幾聲。或許，只有父親的吼聲依然是活著的，每當父親這麼大聲吼著時，娥才可以感受到父親仍然是活著的。不一會兒，母親一臉惶忪地走了進來，一邊檢查尿套有沒有套好，一邊朝娥說：「三點約在白屋，妳好好打扮一下，不要一付邋邋樣，口紅擦紅一點。」父親也要娥開始準備，娥應了一聲，走向廚房，打開櫥櫃，由裏頭拿出一包胃藥，打開紙包朝嘴裏倒進藥粉，苦涼的味道一直留在嘴裏，她水也沒喝地上樓回到自己的臥室。

娥躺在床上聽著隔壁造紙廠發出的嗡嗡聲，想了想，這聲音至少有十年之久了，和父親的呻吟、咒罵聲一樣地長久。為什麼附近的鄰居都沒有人對這種共鳴式的噪音發出任何的抗議？他們是以什麼樣的心情由早至晚承受耳邊有一道嗡嗡個不停的聲音響著的？莫非他們具備了相當高的忍耐性？她由衷希望自己可以擁有這種堅忍，如此再忍受那噪音十年也沒問題，只是為什麼這些聲音還不死！

娥覺得背後有把火在燒烤著，轉而看看日曆，夏天就快來了，今年夏天家裏一定要裝一台冷氣機。她打開窗戶，嗡嗡聲更強烈了，窗外那棵明明看起來已經乾枯

的樟樹樹枝上，一群麻雀被她推窗的聲音驚動，呼呼地拍翅飛了起來，成群地噪鳴著救！救！救！的聲音……但，要救什麼？要救這棵早就該死了的；要救這棵早就該躺進土裏腐爛的樟樹嗎？這聲音根本什麼都救不了！救不了的為什麼都還不死？造紙廠的共鳴式噪音和麻雀的嘈雜鳴叫聲，混合成了聽起來相當怪異的音調。

窗外直挺挺立著的那棵乾枯的樟樹下，雞群們在黃土地上，有的扭動著脖子以下，蹲在自己挖的洞裏，安詳地朝洞邊輕啄著；另外幾隻緩緩地舉起一隻腳，突然僵住似地不動；其他的幾隻則是時而跑上幾步之後停住，接著又慢慢地在黃土上來回走動，找尋任何牠們覺得有趣的東西——然而，牠們都在等著被殺。無論哪一隻都是，只是早一天或晚一天被殺而已。

黃土地上掠過一片陰影，剛飛走的那一群麻雀又回到窗戶前那棵乾枯的樟樹枝桠上，樟樹往上伸出的樹幹彎曲的部位寄生著白色的霉菌，細而彎的枝桠像乾硬的髮懷著恨意地指著天，軀幹接近根部的地方被刮去了一圈皮，除了那圈被刮去皮的部位有著僅剩的殘餘光滑之外，軀幹其他的部位被覆著龜裂的紋路。

娥預估有一天自己的手和母親的手，也會像樟樹樹皮一樣地龜裂。除了手外，母親身體的其他部分，正以娥不敢仔細想像的速度逐漸鬆弛下垂，連生命也日漸地萎縮，這也和那棵被刮去一圈樹皮的樟樹一樣，而母親卻是無怨無悔的。

為什麼母親可以如此地無怨無悔？難道母親體內有什麼地方的構造指示著她必須做出無怨無悔的行動，卻不用加以思考必須繳交出去的以及必須承受的痛苦？為什麼她可以和那些雞一樣，明明漸進地步向被宰殺的命運卻無感——母親在許多方面的確是無感的。娥相信世上只有二種人，懦弱的人和無感的人。無感的人才是堅強的人。樹底下的那些雞是多麼地堅強呀！牠們腳下的黃土地上，雞屎和黃色的泥混成一團灰黑色，在夏天只要下過雷陣雨，太陽一出來便會開始發出惡臭，即使關上屋子所有的窗戶也仍然聞得到臭味。讓牠們住在黃泥地上和糞屎為伍，真是虧待牠們了。她開始想像夏天臨來時，佈滿惡臭的房間，而自己住在乾淨的屋子裏，堅強得連一隻雞都不如。

她關上窗戶，躺到床上，離下午約定的時間還有二小時，之間這段空檔足夠睡個午覺，她將身子縮進被子裏。嗡嗡聲直向她的耳朵深處鑽挖而去，這種不肯歇息的挖掘聲響應該不單單只是為了挖出耳屎，否則它不會這樣挖了十幾年。慢慢地，她進入挖掘聲裏，在裏頭作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到了希臘，陽光照耀下的希臘建築有藍有白，就連泥土也是純白色的，為什麼泥土會是純白色的呢？她心生疑問，伸出雙手在純白色的泥土上又抓又扒地挖了個洞，挖開的土洞內黑而冷涼，這才是她對骯髒的泥土既有的印象。她扭扭身子，心情平靜地蹲進洞裏，肩部以上接受日照很溫暖，天空藍得讓她覺得每一口呼吸都好輕鬆。然後，她離開洞，將藍色的尼龍繩和狗兒推進洞裏，撥下洞邊緣的泥土，蓋上最後一抔土之前，狗兒露出的左眼仍然一直望著她——懷著恨意地望著，被她填平的土地依舊又白又亮。

她驚醒過來，撐起身子離開床，鞋子也沒穿地跑到樓下。她先看看樓梯間的儲藏室裏尼龍繩和狗兒還在不在，又匆忙地走進母親的臥房，母親已不在床上了，由大門外傳來碾米機正在碾米所發出的聲音，母親又在為明天一大早要賣的草仔粿做準備了吧？她心裏仍然有著些許的不安，走進父親的房裏，父親蓋著厚被子，她實在看不出來他還有沒有在呼吸，這時父親微微地發出鼾聲，上半身的被子起伏著。聽見聲響和看見動作的娥，這才安心地退出門外。

「怎麼還沒準備呀？」母親正站在客廳朝娥說道，「打扮得好看一點，要穿裙子。」

隔壁的李嬌晚上要六十個草仔粿，做好後我得幫她送去，所以不能陪妳去看對方，妳自己睜大眼，好好看仔細，不用不好意思。聽你姨媽說這人不抽煙、不喝酒的，是個老實人，身體健康，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又有一棟透天厝，男人這樣就很好了。待會兒妳打扮好了出來讓我看。」

「嗯——」娥漫應了一聲，母親匆匆地回身走出了大門。娥回到了樓上的房間打扮了一番後，下樓出了門，走進姨媽家側邊那間車庫裏。

在車庫裏做著草阿粿的母親看了看她打扮後的樣子，點了點頭。母親身旁一位老婦應該是母親找來幫忙的，老婦抬頭朝娥瞄了一眼，低下頭繼續捏包著手裏的麵團，也不管母親和娥是不是仍在對話，自顧自地動著嘴喃喃地唸個沒完。

這位老婦是娥在五歲那年的某天，爲了抓一隻停在河邊的蜻蜓，失足跌進河水裏，將她由水裏救起來的人。娥還記得浸泡在水底，由水底往上看著水流動的光景，只是當時是否有吸進水的痛苦感覺，她如何也想不起來，也忘了被拉出水中是什麼樣的感覺。

娥看著眼前髮已花白的老婦，老婦佈滿皺摺的嘴唇不停地冒出抱怨的語句，說著媳婦多麼地會花錢；多麼地不順她的意和不孝。一個月前，老婦曾經因爲這些理由，向娥的母親請求來家裏寄住幾晚，那幾天吃飯時間一到，家裏的餐桌上突然多了個陌生人，娥覺得吃起飯來全身彘扭。娥的房間在樓上，老婦睡的房間是在樓梯間旁邊的那一間臥室，母親還因爲娥上樓的腳步踩得太過用力而斥責了她幾句。當老婦離開家裏時，娥心裏只覺得慶幸，幸好老婦只在家裏住了二天。

老婦的腦子裏似乎完全被媳婦的言行所佔據，早忘了自己曾救過娥這回事。母親又叮嚀了娥幾句話，娥便離開了車庫回到臥房，看見放在床頭的那本黃皮經書，她拿起一旁的另一本書將它壓住。

三、

鴿群在天空繞著飛，揚起的翅翼下有些許模糊的白光閃了閃。飛起的塵土爲前方道路兩旁的紅綠燈、幾棵檳榔樹和羊蹄甲染上了一層茫茫的霧黃。

在路邊停下摩托車，等候紅綠燈轉爲綠燈的娥，轉頭望著來時路。放眼望去，路旁一整排房子已被拆除，那間娥小時候母親曾交代她去買雜貨的店，被拆得只剩下斷垣殘壁，破碎的紅色磚塊像受了傷外露的血肉，外層掉落的水泥塊和斑駁的油漆，像被剝開的記憶裏碎散一地的皮膚，幾根斷了的生鏽鋼筋，有的末端尖銳；有的蜷曲地指著各個不同的方向，那樣子看起來像是思想前衛，卻因爲失去了該加以支撐的目的，而變得毫無方向感的路標。以前由這個角度是看不見雜貨店後面的山群的，現在竟可以以視線直直觸及後面那層溼綠的山景，娥忍不住打了個寒顫，心裏卻是興奮的——變了，終於有些東西變了！娥喜歡這種含帶著過往記憶的質變，她回頭再直視前方時，陽光直射著灰塵下的紅綠燈、檳榔樹、羊蹄甲還有電線桿，它們在空氣中扭動著，夏天真的已經接近了。她想像著再過不了多久，這些景物在暑熱中全部溶化的樣子——不死的，那麼就溶化吧！不再回來的記憶；幸福與不幸福的記憶，不死就溶化吧！

她穿越這些被灰塵覆蓋的景物，在白屋外停好摩托車，扯了一下右手上的藍色

尼龍繩，她深吸了口氣，吸入灰塵和汽機車的廢氣，走進白屋。

和她約好時間見面的男人和媒人已經坐在位置上等著她。娥在位置上坐定，媒人開始對男人說娥是個多麼孝順的女兒，又朝娥說男人有多麼地老實。

娥點了一碗芝麻糊，芝麻糊的顏色和田裏浸過她雙腳的泥巴顏色一模一樣。她很快地將芝麻糊喝進肚裏，腦子裏不斷複習老農人吐出一口黃痰的樣子還有臭罵她的嘴臉。

對面的男人不停地以手裏的銀色湯匙攪動他面前的那杯飲料，男人似乎不知道自己一直重複著這單一的動作，或者他有意識到，卻是故意地重複，也可能他有什麼必須與不得不重複這動作的理由。那理由是偉大而無我的或者是渺小而私我性的？娥忍住急切地想知道那理由的體積的衝動，用力地以湯匙摳下還黏在杯子內緣的芝麻糊，杯子發出吱嘎吱嘎像是繃緊又想掙扎而出的聲音。

男人說了些什麼娥完全聽不見，娥想著：對方的陽具不知道和父親的有何不同會不會在接近根部的地方有皺摺那最前端的部分會不會像塑膠一樣發著亮嫁給一個不抽煙不喝酒有一棟房子卻有著和父親同樣陽具的男人每天重複煮三餐給他吃以同樣的姿勢作愛這樣的日子自己又可以忍受多久而到時候母親衰老到已經扶不動父親父親該怎麼辦該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呢？

斜對面的電視機正播放著新聞快報，畫面帶到一間安養院內的病床上，娥沒聽清楚播報的內容，只看見了幾名躺在床上的老人，以及其中一名老人身上淤痕的特寫。當電視畫面轉為廣告時，娥轉而望著白屋外的騎樓，那裏人們來來去去，推擠著彼此。娥不知道時間是幾點了，只是對這個時候騎樓下竟然會擠滿人潮感到納悶，她算著來去的人潮中一共有多少人正在吞雲吐霧。也許是接近下班時間了，外頭的夕陽照射在來去的人潮身上，也穿透了落地窗，落在她身上。

傍晚的夕陽像要彰顯她的公正似的，將遠方的建築物、車潮、近處騎樓下的人潮和人潮腳底下的垃圾……等等都染成了幾乎就要接近金色的光芒。娥拉了一下自己的衣袖，露出來的白色部分也快要變成金色了，這光芒和昨天是不同的，她記得昨天坐在田埂上那時，夕陽映照在繃帶上的顏色比較淡；前天下了一陣雨，繃帶是灰色的……那大前天呢？大前天的繃帶是什麼顏色？她使勁地回想著，卻怎麼也想不起來……想不起來的事還真多。

屋子後的田埂是她每天的小小旅程，這麼多年了，離家最遠的旅行應該是來白屋的這一趟。旅行？多久沒旅行了？對面這位半邊被染成接近金色的男人，是不是會帶她去旅行？不抽煙、不喝酒，分明是沒有冒險的精神，如果可以去旅行，她想去的第一個地方是亞馬遜的熱帶雨林。二隻手背上的皺紋會被那裏的水蛭叮吸得不見吧？她看著自己的手背，忽然想起來幫父親裝上尿套後，忘了用抗菌洗手乳洗手；又想到方才經過了滿是灰塵的道路，吸入了大量的廢氣，覺得洗不洗似乎也沒那必要性了。

她朝男人微笑，心想自己和他一樣，一點冒險的精神也沒有，除了屋後的田埂，她哪裏也去不了。

她問了對方時間，對方說現在是五點半，這時間母親應該將父親由床上拉起來了。娥想再坐一下，再坐久一點，即使在這裏坐上一輩子也好，在這裏坐一輩子是一種新的體驗，對過去來說，它跳離了重複十幾年的模式，在這裏坐一輩子就可以

跳離那種重複。這麼一想，她又開始覺得心悸，只得以手握緊口袋裏的那條藍色尼龍繩。她本來想彎腰撫弄一旁的狗兒幾下的，但，還是忍住了。她抓緊尼龍繩，很快地由椅子上起身，說：「家裏在忙，要做草仔粿，我先回家。」

「真……真快，才坐半小時而已。」男人的表情訝異。半小時，對某些人來說並不是多長的時間，對娥來說卻是漫長的——看著父親由輪椅上起身，移動每一步，每一步伴隨著父親的咒罵、哀號與呻吟，這種狀態每天不間斷地必須重複四次，每次雖然不到半小時，卻是永遠的延長。娥朝男人點頭，便轉身離開坐位，如果男人的臉上有幾條水蛭正叮吸著，她一定會馬上嫁給他。

回家的路上，天色已經變暗，路燈照耀下的路旁土堆上，不知所以然的東西發出亮光，娥停下摩托車走向土堆，尋找那發亮的東西。當她逐漸走近土堆時，那發光的物體消失了，只有泥土、沙石摻雜著保特瓶和香煙盒，以及變了形說不出名稱的物體，這些全部都是沒有用途的垃圾，垃圾根本不會發光。

幾道小小的影子晃過地面，她抬起頭，發現路燈的燈罩下，有些小蟲子飛來飛去碰擊著燈罩，微微地作響著。一隻小蟲撞擊了燈罩後跌墜下來，她低頭一看，落下來的是一隻身軀肥大的蛾，蛾在地上掙扎著，擁有這樣肥大又沈重的身軀，就算能飛也飛不遠。

一陣嗚嗚聲由娥的身旁呼嘯而過，紅藍相間的光，閃拂過她的全身和周圍的景物，不知是哪戶人家著火了？這種天氣父親還在烘暖氣，也許，有一天家裏也會著火吧？她搖搖頭將這種想法搖出腦子，嗚嗚聲在離她不遠處持續地鳴著。現在回到家裏，該是正好趕上父親吃藥的時間。她一邊想著，一邊發動摩托車。

離家越近嗚嗚聲益發地劇烈、刺耳，到了離家只剩五十公尺的巷口，娥停下摩托車，紅藍色的燈光在她臉上旋繞著。

在巷口的人群中，娥隱約看見母親倒在離她不遠處的地上，有幾個人扶著她，住在巷口的舅舅站在很遠的地方看著著火的地方，那些扶著母親的人，全是娥不認識的人。這些人是附近的鄰居嗎？娥一點印象也沒有，人群中她只認出了那位由水裏將她救了起來的老婦，老婦很快地被湧動的人群遮住，娥心裏有著這是最後一次看見老婦的預感。

「聽說是電暖器引起的，他的老婆去送草仔粿，回來就……」人群中有人唸著。

娥拿出口袋裏的藍色尼龍繩，尖起嘴唇，開始吹起口哨。她聽著自己吹出虛弱的口哨聲，望著眼前終於徹底地變化了的一切——明天不用再到田埂去看天氣的變換了！

一陣來自人群的推擠，將她推得踉蹌了幾步，她手上的尼龍繩掉了。門口鐵絲網邊的那株曇花，今年夏天已不會再盛開，她回想著去年夏天曇花盛開的模樣，記憶十分模糊，去年盛開的曇花應該是和自己現在的臉色一樣吧？她很想照照鏡子。那盆焦捲的鐵線蕨，她不用再擔心明天該不該將它丟進垃圾車裏了。屋子旁的那些雞，現在應該已經安安穩穩地沉睡著——毫無期待地沉睡著，黑暗中牠們什麼都看不見。那棵該死的樟樹這下一定真的死盡了，她再也不用每天一開臥室的窗就得面對乾縮發霉扭曲的枝幹。臥房裏那本被她用另一本書壓住的黃皮經書，已經燒成了灰燼，在變成灰以前絕對會發光、發亮！

這一刻，娥的臉上有著一雙冒著紅色火光的眸子，與她的雙眸冒出同樣火光的



建築物許多地方已被燻燒成黑色，那些發黑的地方比夜色還要暗，像極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黑洞。由建築物裏冒出來的煙霧，被火部分地染上紅光，黑色和紅色交織成煙在那些黑洞中翻流不已，娥明顯地感受到黑洞裏那些不願就死的怨念不停地翻滾出烈火。她以為身上那些乾涸的部分——例如龜裂的手背——在火熱的烘烤之下，會像鱗粉一樣一片片地蒸發，她希望蒸發的可以包括母親身上的皺紋。失去了鱗粉之後的自己，究竟會變成重複著什麼動作的生物呢？她急切地盼望天趕快亮，她想確定一下明天早上八點鐘一到，不遠處的造紙廠是不是會再度響起共鳴式的噪音。期待感與身體內其他不知名的什麼，正一起逐漸地變化中，然後，她開始嘔吐，吐出來的也許是不久之前喝下的芝麻糊；也可能是由她的褲底滲入的溼黑；或者是軀體的內裡，這些嘔吐物在明天升起的陽光照耀之下，會發出它們與眾不同的光芒的……一定可以的。

娥想著想著，擠近著火的屋子邊，開始脫下衣服，衣服脫光後，由腳踝開始解開繃帶。她赤裸著全身丟出手裏的繃帶，白色的繃帶飄向煙和火光之中燒了起來，她幾乎以為自己看見了——看見了一道著了火的白色靈魂，那道靈魂在飄起來前便被火焰及煙所吞沒。

娥映著紅色火光的身軀雖然不是發著白亮的光，但是，當她被硬生生地架離火場時，覺得離光越來越遠的全身輕得就要飛了起來！（完）